

新抄日本外史 下

特201

61



始



#261
61



新抄日本外史



新抄日本外史

下卷目次

新田氏

- 一新田氏序論……………一
- 一護良親王 附義貞上書……………三
- 一義貞北行……………五
- 一藤島之戰……………七
- 一新田氏論贊……………九
- 足利氏
- 一足利氏論贊……………十二
- 後北條氏

一 後北條氏序論……………五

一 氏綱賞罰……………七

一 氏政迂濶……………九

一 後北條氏論贊……………十

武田上杉氏

一 河中島之戰……………十三

一 武田上杉氏論贊……………十五

毛利氏

一 元就遺言……………十八

一 毛利氏論贊……………二十

織田氏

一 織田氏序論……………二十

一 信長幼時……………三十一

一 桶峽之戰……………三十四

一 本能寺之變……………三十六

一 織田氏論贊……………三十九

豐臣氏

一 山崎之戰……………四十二

一 賤嶽之戰……………四十四

一 聚樂行幸……………四十七

一 小田原之役……………四十八

一 淺野長政……………五十三

一 秀吉臨終……………五十五

一 大阪夏之役……………五十七

一 豐臣氏論贊…………… 六三

德川氏

一 小牧山之戰…………… 六五

一 板倉勝重…………… 六九

一 大谷吉隆…………… 七

一 關原之戰…………… 七二

一 渡邊了…………… 七七

一 德川氏論贊…………… 七六

下卷目次終

新抄日本外史下卷

賴 襄 原著
川 田 瑞 穂 新抄

新田氏

新田氏序論

是篇並論新田足利二氏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爲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

義國官爵
從五位下。式部大輔。

與之有隙

義重集兵於寺尾城。賴朝起於鎌倉。賴朝下安義重女爲妾。又不肯。賴朝遣事變云云。保元之亂。義重與朝守大內。有功。補藏人。顯昇殿。

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過曰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啓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

衣纓
謂指神家。

第三世
義滿。其父其祖義隆。尊氏。

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畿甸之召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踣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己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

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敘兩家也。以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為首。故附見焉云。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義國。以事謫上野。長子義重。食新田郡。因氏焉。義重七世裔。曰義貞。受北條高時命。攻金剛山。城固不拔。又視高時為人。竊謂亡滅非遠。因欲舉義兵。興家聲。請護良親王令旨。親王。後醍醐天皇第三子。叙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夙疾。北條氏專權。與帝謀誅夷之。謀泄。帝潛幸笠置山。親王走匿南都般若寺。徙十津川。遂入吉野起兵。賊大兵來攻。城

山門。

叡山。

般若寺。

奈良坂南。

陷。親王逃高野。及有義貞之請。為令與之。權用詔辭。義貞大喜。稱病東歸。元弘三年五月。起兵上野。進徇武藏相摸。遂討滅北條氏。建武元年。舉族入朝。義貞叙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領上野守護。弟義助任兵部少輔。領駿河守護。子義顯領越後守護。並宿衛京師。

護良親王 附義貞上書

足利尊氏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新田氏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闕。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卒以入朝。而不果。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為。蓋削髮復舊。

攝受
以仁心愛衆也。
折伏
以威力戰人也。

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絕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爲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爲陛下折伏焉。帝不懌。勉從之。拜爲征夷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駟從入朝。赤松則村爲先驅焉。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輒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檄。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怒。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冤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子。莫敢

申生死

晉獻公信驪姬讒。殺太子申生。
扶蘇刑
扶蘇秦始皇子。李斯趙高矯遺詔殺之。

二年
建武。

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悵。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十一月。勅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階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窖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

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踏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頸。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侍宮人收葬之。將歸奏狀。而帝已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

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刃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反迹遂暴於天下。

義貞奉詔討尊氏。不克而還。延元元年正月。尊氏來犯京師。帝幸叡山。義貞與楠正成源顯家等議。擊尊

氏尊氏敗走鎮西。詔遷義貞左近衛中將。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五月。尊氏舉九國兵而來。於是有兵庫之役。正成戰歿。義貞敗還。帝復幸叡山。六月。尊氏入京師。

義貞北行

八月。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絕我糧食。九月。遣兵擊高氏。敗歸。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尊氏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十月。左衛門督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日。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

之。請往調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邪。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爲陛下數冒萬死。宗黨死義者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慍而禮恭。上前。義貞兄弟。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爲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

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即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恥。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鑑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獨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及宇都宮公綱。本間資氏等。從乘輿入京師。

義貞入金崎。遣子義顯弟義助於越後。至杣山。居無

金崎

越前敦賀金崎宮所在地。

杣山

越前南條郡。

幾。義助留子義治守杣山。與義顯引兵還金崎。賊大舉來圍。義貞義助乘夜出城。潛入杣山。金崎陷。義顯及皇子尊良自歿。賊兵取皇太子恒良。押送於京師。

藤島之戰

義貞在杣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為行宮聲援。間招聚義故。夏。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義貞次子德壽在上野。聞源顯家西上。聚兵應之。欲先發攻鎌倉。及顯家至。合兵攻拔之。於是歸義貞者頗多。尊氏聞義貞未死也。冬。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來擊。據越前府。出兵交戰。義貞遣畑時能。糾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相

大聖寺城
加賀江沼郡。

明年
延元二年。

鯖江
越前今立郡。

足羽

越前足羽郡。

國府

越前南條郡武生町。

男山

山城織喜郡八幡町。
石清水八幡宮所在
地。

持。明年二月。雪釋。義助欲益築城逼敵。率百餘騎。相地於鯖江。遇賊將細川孝基以五百騎奄至。義助擊走之。因舉火招援。義貞來援。高經又以數千騎來。夾水而陣。我兵亂流大戰。擊破高經。高經走。保足羽。賊望風解走者三十餘城。義貞因據國府。事聞京師。尊氏直義怒曰。太子給我至此。遂鳩殺之。當是時。官軍頗振。德壽從顯家至美濃。堀口貞滿亦附之。皆願與義貞合軍以入京師。而顯家欲獨專其功。遂引兵回出南都。時叡山僧徒又多望義貞來。而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敗死和泉。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兵。擊破普門富樫二氏。七月。進至越前。義貞并其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

平泉寺

越前大野郡。

藤島

越前吉田郡。

河合城

同前。今作「川合」。

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直赴援。用兒島高德策。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島以下七寨。守之。義貞在河合城。夢已為龍臥地。高經駭走。衆以為吉夢。或曰。龍為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為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遽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楯。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瘡。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屍自殺。又檢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煩卿。蓋帝手

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為義貞。各自退還。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貞。不在。久而知實。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檢其兵。則二千而已。義助乃走歸國府。使河島維賴保三峯。畑時能保湊城。瓜生照保。柚山照歸。遇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者。中納言行房妹。而義貞夫人也。初為勾當內侍。延元初。義貞夜入直。見其彈箏。心慕焉。帝聞而憐之。召義貞賜酒。因賜內侍為妻。伉儷甚篤。義貞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柚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與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柚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足利氏君臣相慶。終臬之。藤原氏聞之。即

淺津橋

橋名。越前足羽郡麻生津村大字淺水。

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

詠史十二首之一 山陽詩鈔所載

左將忠貞天地知。曾沈寶劍感馮夷。軍中一范驚賊膽。河北二顏連義旗。誰道晉藩無亞子。人傳楚帳有虞姬。太原遺孽雖凋落。華胄遙遙久益滋。

義助在北國。後村上天皇即位。詔義助代義貞統師。戰數不利。逃詣吉野行宮。天皇慰勞之。拜刑部卿。興國元年。奉命徇南海。疾作而卒。義治走東國。與從兄義興。義宗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義宗之子貞方。義治之子義隆。亦徇節。新田氏宗統於是而絕。

興國元年
後村上天皇御宇。紀元二〇〇〇。

新田氏論贊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為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奧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媮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輒行。則不可置罪其戰也。是故為官則敗。為私則成。寧

成於元弘
元弘三年。滅北條氏。
敗於延元
延元三年。戰死於越前。

奧兵

北畠顯家之兵也。顯家為鎮守府將軍。在陸奥。故云。

其內

關八州。

堅城

斥赤松則村白旗城。

敗而忠義不成而姦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為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奧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為赴越前。而潛歸上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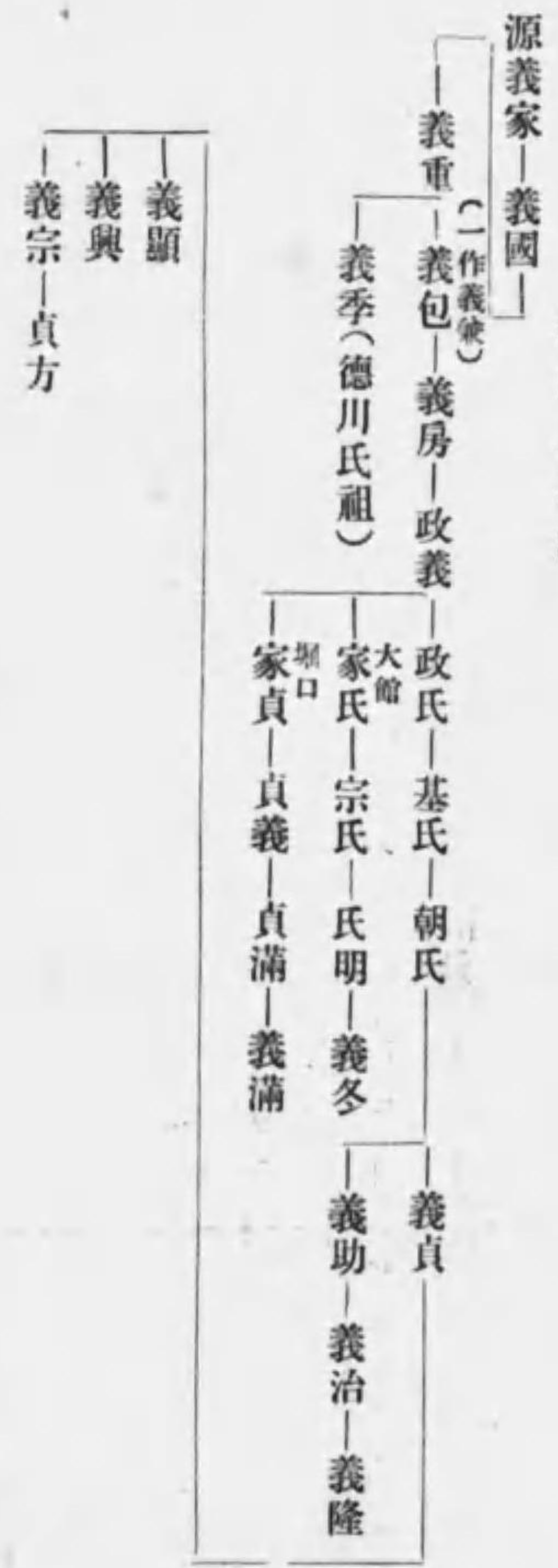
老賊 斥_三李氏。
 室町 義滿創_三第于_三京都室町。子孫居_レ之。
 朱李 朱全忠。李克用。
 存勗 克用長子。後唐莊宗也。
 汴梁 朱氏據_レ之。
 河北太原 李氏據_レ之。

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為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為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倍烈祝天願。生真主安天下也。

邈倍烈 後唐明宗。每夕焚香祝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趙藝祖 宋太祖匡胤。

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新田氏系譜



足利氏

足利氏出於源義家。義家子義國。謫居上野。第二子義康。食下野足利郡。因氏焉。義康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子義兼。從賴朝有戰功。任上總介。義兼五世孫貞氏。生二子高氏直義。高氏任治部大輔。直義任兵部少輔。元弘元年。受北條高時命。攻笠置山。二年。高時徙後醍醐天皇于隱岐。高氏直義歸順。攻六波羅。逐府將。奏捷于行在。帝乃還闕。敍高氏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聽昇殿。直義敍正五位下。任左馬頭。尋高氏進從三位參議。賜御諱尊字。改名尊氏。建武元年。廷論戰功。尊氏爲首。管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管遠江守護。先是遣皇子成良。鎮鎌倉。直義執權焉。二

年。高時子時行起兵。數攻鎌倉。直義迎擊不利。尊氏聞之。請詔東伐。平之。以功敍從二位。尊氏猶怨望。據鎌倉反。自稱征夷將軍關東管領。後數降數反。楠正成新田義貞等已死。諸國武士多歸于尊氏。正平三年。北朝任尊氏征夷大將軍。十三年四月病死。傳軍職於子義詮。南北一統之後。義滿義持義量義教義勝義政義尙義植義澄義晴義輝義榮義昭。相繼任軍職。凡十五世。二百三十七年而亡。論贊中稱十三世者。以義量早世。義榮自立。除之也。

足利氏論贊

外史氏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摟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

再傳

賴朝傳之賴家實朝。

東向

謂敵鎌倉。

踞三四州

謂赤松細川畠山氏等。

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相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驚桀黠。不滅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彎弓東向者。何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授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莫以預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

六分之一

謂山名氏。

封鎌倉

封基氏於鎌倉。

終之鎌倉爲上杉氏所覆。室町爲細川氏所弱。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背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擊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篡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

或曰

新井白石著讀史餘論。有此說。

莫非王臣
詩小雅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上將
征夷大將軍。斥足利氏。
應仁
後土御門天皇年號。
(紀元二二二七—二二二八)

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嚮然。莫或寧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傳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足利氏系譜

源義家—義國—
—義康—義清—
—義長



是篇并論後北條
武田上杉毛利四
氏。

七道

東海東山北陸山陽山
陰南海四道。

定鼎

定都也。夏禹王聚
九牧之金。鑄九鼎。
安之國都。殷周亦
傳而寶之。

四戰之地
三方以山圍之。然

後北條氏

後北條氏序論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蓋亦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霸。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遊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爲我邦地脈自東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臂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臂。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

皆不其高。易攻而
難守之地也。故曰
必先被兵。

一面制中原

南濱海。東北二方。山
嶽起伏。獨西面一方稍
開。是易守而難攻之
地也。

禍起其腹心

謂新田足利氏叛
於北條氏。

舍彼居此

舍鎌倉而居京師。

元龜天正

竝正親町天皇年號。但
自天正十四年。至
十八年之四年。後陽
成天皇御宇。

裂爲八九

四氏之外有。島津大
友龍造寺尼子長曾我
部里見伊達佐竹等。
十三州

美作。備前。備中。備

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爲根本。而置府於京師。筑紫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爲。舍彼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啓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室之禍者。非失形勢故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爲八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尤廣。其次爲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驒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

後。安藤。周防。長門。
俱馬。因幡。伯耆。出
雲。石見。隱岐。

避強擊弱

強斥。北條武田上杉
等。弱斥。淺井朝倉六
角北畠等。

舍險取夷

險斥。關東北信險要之
地。夷斥。近畿平夷之
地。

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耕戰。帶甲數
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
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
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橫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
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
臂。固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
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夷。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
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
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
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邪。夫織田豐臣代
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
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

以雄據一方。一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
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
無功德。又不得自以足利氏之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
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遞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
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列
敘之。詳其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天
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歟。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孫季衡。任
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三世孫貞藤。除備中守。
有子曰長氏。聰明有大志。文明八年。與荒木兵庫等
六人。仗劍東行。至駿河。依姊夫今川義忠。會義忠卒。

文明八年
後土御門天皇御宇。
(紀元二二三六)

永正十六年
後柏原天皇御宇。(紀
元二一七九)

子氏親嗣。長氏輔之。取伊豆。居韭山。爲北條某嗣。冒其氏。削髮號早雲。後十餘年。略相摸。威振關東。永正十六年。病卒。子氏綱嗣。

氏綱賞罰

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

大永四年
後柏原天皇御宇。(紀
元二一八四)
河越
武藏。

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訓三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摸。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而朝興數爲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氏孫也。欲藉伊勢氏力。以報上杉氏。則爲其子晴氏娶氏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子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縱。氏綱終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某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

天文六年
後奈良天皇御宇。(紀
元二一九七)
深大寺城
武藏多摩郡神代村。
松山
武藏比企郡四吉見村。

之。是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某來奪朝成。效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奧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島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爲所虜矣。山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賞

罰明覈。常類於此。

天文十年。氏綱病卒。子氏康立。爲人沈毅。政無偏私。東國遂盡歸于其手。弘治元年。爲左京大夫。叙從五位下。永祿三年。授國於子氏政。而老。元龜三年病卒。氏政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天正五年。授國於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

氏政迂濶

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爲世子。從氏康略上野。與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

弘治元年
後奈良天皇御宇。(紀元二二一五)
永祿三年
正親町天皇御宇。(紀元二二二〇)
元龜
前田。三年(紀元二二二二)

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指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賓。晴信哂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耶君大國公子。故爲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礱之。晞而春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耶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之。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曰。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令。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爲意。獨委任憲秀。

天正十八年。氏政爲豐臣秀吉所攻自殺。子氏直放高野山。尋病卒。自長氏至是五世。九十餘年而滅。

咏史十二首之一 山陽詩鈔所載

霸廷網弛四興戎。便見人豪起海東。地按故資撫背脊。書諸上略攬英雄。八州驍虜歸兵籍。五世向濡繩祖功。末路猶知士心屬。孤城半歲費環攻。

後北條氏論贊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旣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

一劍之任
任擔也。負也。後世
 曰行李者是。
 雲蒸龍變
 衆從身與之喻。

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綱維。權臣內鬪。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錐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致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續緒業。致强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强。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

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邪。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後北條氏系譜
 平維衡—正度—季衡…此間十一世…貞行—貞國—貞藤—長氏—氏綱—
 氏康—氏政—氏直
 氏房
 氏輝

結城之役

永享中。足利持氏以
叛見。誅。結城氏朝
奉。其遺孤春王安王。
作。亂。嘉吉元年。
將軍義教發兵伐之。
朝。併。二。孤。斬。之。
河中島四郡
高井。水內。埴科。更
科。

武田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世居甲斐。十餘世孫信重。結城之役有功。新充守護。後五世曰晴信。削髮稱信立。沈毅多權變。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連年與隣國構兵。遂攻村上義清等於信濃。天文二十二年。盡略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求救於上杉氏。上杉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以勇著東國。景政五世孫景弘。始稱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為嗣。自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為景。居越後。生四子。季景虎。精悍有膽略。削髮號謙信。任彈正少弼。敍從五位下。後賜將軍義輝偏諱。改名輝虎。

河中島之戰

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為武田信立所侵凌。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

小田濱

越後中頸城郡。

河中島

信濃更科郡。千曲川

原川之中洲也。

雨宮渡

信濃埴科郡。

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為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使使招降能登國主畠山義則。以女兄妻之。取其弟義

度橋

橋謂二雨宮渡橋。

上流

千曲川上流。

桔梗原
信濃。

春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盜起。遣兵擊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氏康婦。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田氏。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嵩寺布下和田等。陰通謙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緝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

河ハシ
御幣川

其騎
黃機驅馬者。

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驅馬。以白布裏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爲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遠出。越後

戶神山
信濃。

渡口
市村渡口、即丹波島之渡。

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擊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轍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

上野原
甲斐都留郡。

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

筑摩河 日本樂府所載

西條山。筑摩河。越公如虎。峽公蛇。汝欲螫吾。吾已瞰。八千騎。夜衝暗。曉霧晴。大旗掣。兩軍搏。山欲裂。快劍斫陣。腥風生。虎吼蛇逸。河噴雪。傍有毒龍待其蹙。

賦詩述懷

其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遠莫家鄉憶。遠征。

慶長二年

後關成天皇御宇。(紀元二二五七)

元和九年

後水尾天皇御宇。(紀元二二八三)

後又交戰。勝敗不決。者前後十二年。多喪士卒。乃約弭兵。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四隣多故。未暇及。信玄以天正元年病卒。嫡嗣義信以讒先死。庶子勝賴之子信勝嗣立。勝賴攝之。勝賴剛愎自用。疆土日削。十年春。爲織田信長所攻。敗死。武田氏亡。謙信聞信玄死。歎曰。失吾好敵手矣。因潸然流涕。後取越能二州。賦詩述懷。遂發管內八國兵。將西上。先發二日。病卒。實天正六年三月也。姪景勝嗣。自正四位參議。進從三位中納言。慶長二年。移封會津。坐關原事。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元和九年。病卒。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後以事削十五萬石。

武田上杉氏論贊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樸爲文。鏗強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

魏唐

魏謂三國之時曹氏所建之國。唐謂李唐。

侯甸

周禮侯甸服之地。謂五畿以外之地。

爲群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東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卽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

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輻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為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不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立也。以信立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畠山氏

孫武 齊人。仕吳。善用兵。
吳起 魏人。仕魯。遷仕魏。亦善用兵。
趙魏 戰國之二強國。

畠山氏

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

武田氏系譜

源義光—義清—清光—信義—信光—信政—信時—時綱—信宗—信武—信成—

信春—信滿—信重—信守—國昌—信綱—信虎—晴信—勝賴—信勝
義信
信繁—信豐

上杉氏系譜

平良文—景政—景弘—藤景—為景

晴景
景康
景房
輝虎—景虎(實北條氏康第七子)
景勝(實輝虎姊夫長尾政景子)

名義春。制髮號三人鹿。為謙信所子。養。為上條城主。宇佐美氏。名勝與。定行之孫。定興之子也。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第三子季光。食於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季光孫時親。屬足利尊氏。領安藝吉田。時親九世孫即元就也。幼有器量。大永七年。任右馬頭。弘治元年。斬陶晴賢。復大內氏讎。威振關西。永祿三年。正親町天皇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敘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遂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陽山陰十三州。長子隆元。先卒。孫輝元。承其後。二子元春。稱治部少輔。冒吉川氏。豪爽善用兵。三子隆景。稱左衛門佐。亦出為小早川氏後。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

十三州

後北條氏序論標注參照。

元就遺言

元龜元年八月。元就患病。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誠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

歸省之
是時輝元隆景出攻
尼子氏。故曰歸省。

元春隆景輔佐輝元恢弘先業。天正十年與豐臣秀吉和。遂為秀吉致力征戰。元春讓家長子元長而老。尋卒。無幾元長亦卒。其弟廣家嗣。隆景養秀吉外甥秀秋為嗣。以慶長二年六月病卒。輝元為從三位權中納言。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德川家康怒奪其六州。食長門周防二國三十萬石。元和二年病卒。

六州

吉川小早川二氏領三州。毛利氏領三州。今奪其六州也。

慶賊

謂討陶晴賢。

無義戰

孟子盡心下篇曰。春秋無義戰。

毛利氏論贊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鑿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

堀越

管領足利政知。居伊豆堀越。為長子茶茶所討。早雲誅之。明智詳於山崎之戰。

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

強賊
斥董卓。
策權
孫堅之二子。孫策。孫權。
江東
孫權據有江東。號吳。
魏武
曹操。字孟德。諡武帝。
孫皓
吳第四世主。行廢政。爲晉所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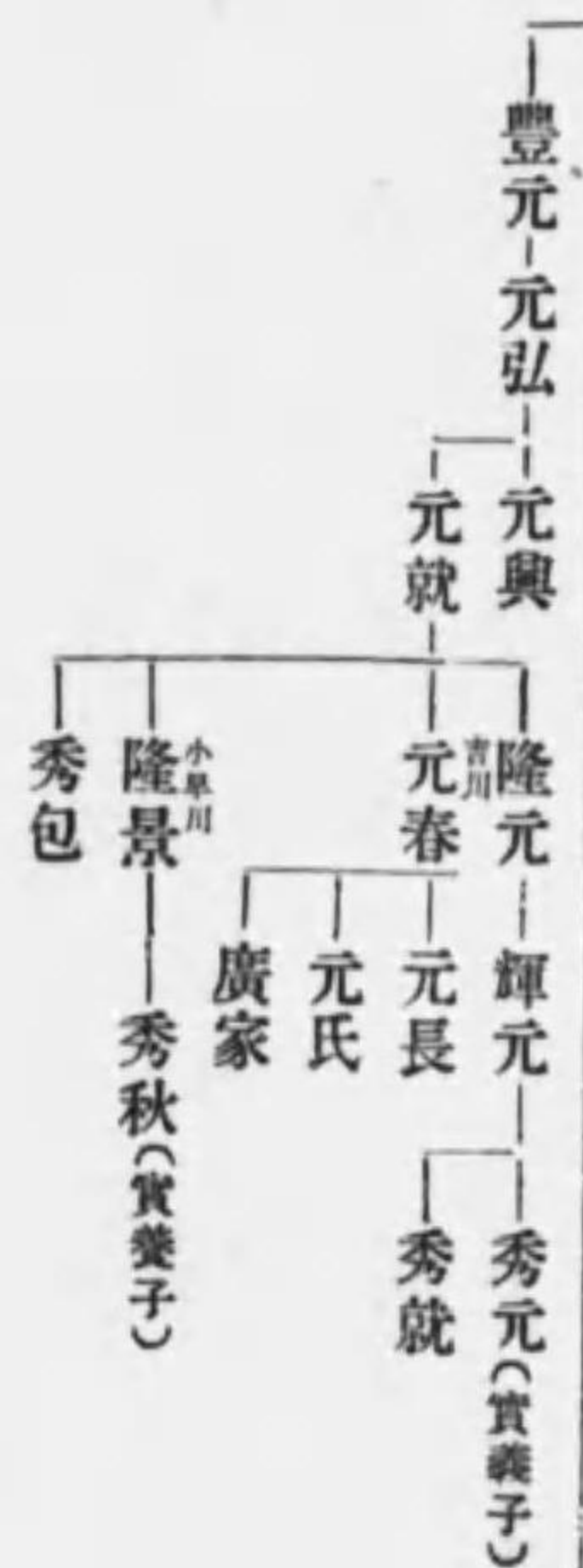
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咏史十二首之一 山陽詩鈔所載

果知名門出俊英。十州豪傑避旗旌。憑雲樓櫓懸高鳥。破浪戈鋌斬老鯨。千里霸圖同大帝。二兒將略並長城。可憐孫皓不量力。欲向中原謀抗衡。

毛利氏系譜

大江廣元—季光—經光—時親—貞親—親義—師親—廣房—光房—經房—



田以口分

謂計一家口數。班其田。男二段。女減其三分之一。凡每六年一班之。人生五年以上給之。

租調

租田賦也。每段一斗一升。調戶賦也。任其土之宜。出絹絲。

職位皆有田

因職賜田曰職田。太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之類。因位賜田曰位田。一品正一位八十町。二品正二位六十町之類。

食封

以戶數給也。太政大臣三千戶。左右大臣二千戶。大納言八百戶之類。

功田

給功臣之田也。大功世襲。上功傳三世。

織田氏

織田氏序論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租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此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厖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嚮所謂目代之類者。碁峙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

國司

世。中功傳二世。下功傳子。自大寶後。通守介。據目稱國司。

陪臣

織田氏者。新波氏臣也。於足利氏。為陪臣。

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就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為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叛。奪其成績。而與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昭將士。得以撓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構難京師。而所謂諸侯。群起為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踣。而豐臣氏以其將校踵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

蟠踞八九州
謂毛利氏。

外諸侯

所謂外據大名。

內功臣

所謂譜代大名。

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歿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而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營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

柳宗元
字子厚。其著封建論。見唐宋八家文讀本。

新附將帥

如淺野加藤黑田藤堂。是也。

漢侯王云云

漢因陳勝項羽之舊。或建爲侯王。唐因周隋之舊。或用爲將相。

川氏。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衷。矯之以漸。權其內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爲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勳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今之外藩列國。成邦於足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源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詳也。余故先敘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

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壇浦之役。以

身免。已而自殺。有孤兒。爲越前織田莊祝人所養。終
冒織田氏名。親眞。仕斯波氏。徙於尾張。自親眞而後
十世。曰信秀。嗜武喜士。士多歸之。天文二十年。病卒。

信長幼時

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爲信長。信長幼字
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吉法師焉。令林通
勝平手政秀等傳之。甫十三。加首服于古渡。命名信長。字
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氏屬城吉良大濱。
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
行街市。或憑人肩。餽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泗
聚近士。令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二丈槍。及嗣立。稱

古渡

尾張。一作舊渡。日
置之南。熱田之北。城
址即今名古屋市古渡
稱町東本願寺別院所
在地是也。

上總介。次弟信行。稱勅十郎。嘗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
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衆。信長先進。攫香投罍內。一拜而
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信行。有西海僧在
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放縱日甚。平手政
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辭弗肯獻。信長怒。
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
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正月。政秀遂自殺。
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爲建佛院。名曰政秀寺。忌日必
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
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
欲一見。四月。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
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傍

富田正德寺

美濃。

行人
將命之人。

民舍以視信長過。信長爲茶筌髻。著潤袖。穿虎皮袴。佩繩
緞刀及大瓢。健士八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
秀龍以爲信長蠱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
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
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
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曰。是山城守也。信
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
接見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自送信長者數
里。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之贊
幣也。信長時年二十。

永祿元年。信長弟信行反。信長謀殺之。二年七月。攻

美濃岩倉城拔之。遂盡取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
氏。

桶峽之戰

先是。鳴海城將山口某畔。附今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
更城于村木。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城將戶部某。驍
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
而得。乃贗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
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
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
久間大學守鷺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
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

鳴海
尾張愛知郡。
大高
尾張知多郡。
沓懸
尾張愛知郡。
村木
岩名。尾張知多郡大
府村。
笠寺城
尾張愛知郡。
鷺津丸根
並岩名。在「大高」。

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卽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千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

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縱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

清洲

尾張西春日井郡。先是信長徙居之。

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

桶子峽 日本樂府所載

士銜枚馬結舌。桶峽如桶雷擊裂。驕龍喪元。敗鱗飛。撲面腥風雨。耶血一戰始開撥亂機。萬古海道戰氛滅。唯見血痕交絞縷。

五年十月。信長賜密詔。欲西上。以道途梗塞不果。七年。平美濃。尋略近江。十一年。入京師。敍從五位下。任彈正忠。遂定近畿諸國。造營皇宮。興廢繼絕。上下屬心。將軍足利義昭。忌其威名。謀除之。天正元年。信長幽義昭于若江。遂代足利氏。出令京師。四年。徙居近

安土

近江蒲生郡。

江安土。累遷正三位內大臣。進右大臣。十年春。率長子信忠等。討武田氏。滅之。遣織田信澄等征南海。令羽柴秀吉西討毛利氏。

本能寺之變

入謝 信長之討武田氏。家康助之。信長亦通款。及武田氏亡。信長子。駿河子。家康。互摩一郡于信長。故入謝也。

高松城

備中賀陽郡。

五月十五日。德川公與穴山信良入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旦日。得羽柴秀吉書。曰。秀吉圍高松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擁毛利輝元。將數萬騎來救。請得援軍。信長曰。彼舉其巢穴而來。是自速覆滅也。吾自往掃殄之。梟元春隆景首。乘勢遂定九州耳。乃遣堀秀政。馳誠秀吉曰。汝與之相持。勿使歸入。於是大徵兵。命池田信輝。細川忠興。高山友祥。中川清秀。為先鋒。先發。光秀亦與焉。初

阪下
近江滋賀郡。今稱三坂
本村。

光秀以土岐氏疏屬流寓諸國。無所遇。終于信長。信長擢爲坂下城主。終賜丹波。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爲常。而光秀爲人文深。喜自修飾。以材藝自高。先是。稻葉通朝家臣齋藤那須有罪。去仕光秀。通朝訴之信長。信長令光秀還致那須。賜齋藤死。光秀不奉命。信長怒。召光秀罵詈之。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嚼一觥。信長乃掖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禿顛。可以代鼓。光秀慚憤。自揣信長欲殺己。故形於言動。信長寵森蘭丸。嘗陳珍翫。謂之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近江志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幸甚。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三歲後當充汝願。光秀在屏後聞之。自

本能寺
京都堀河六角。後移
于寺町二條。
妙覺寺
京都御靈前通新町西。

疑曰。志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在三歲後乎。既而信長命光秀以蘭丸爲女婿。欲令予之志賀也。光秀復不奉命。至是受命饗德川氏。盛治帳具。周旋甚勤。俄而有出征之命。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恚曰。使我徒勞。悉投其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反心。而信長不之覺也。乃令津田益信及蒲生賢秀等守安土。而自以近臣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勝長等館于妙覺寺。光秀之發安土也。治行于坂下。遂入丹波。詣愛宕山祠。拈鬪再三。夜宿祠下。寢而不寐。數有嘆聲。從者問何故嘆。光秀叱曰。非汝輩所知也。其明會于西坊。爲連歌。或供粽焉。光秀不脫苞而食。卒然問傍人曰。本能寺湮深幾尺。衆異之。旣罷。歸龜山。六月朔。光秀召從子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五人。謂之曰。汝等

能爲我死乎。則有一事可與議。議苟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業已委質矣。詎必問也。抑所議者何事。光秀曰。吾殆爲右府所殺者數矣。因具語以故。曰。今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視光秀意色決既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使五人納誓效質。於是悉丹波兵。卽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至老坂。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士卒驚異。既涉桂川。光秀乃舉鞭東指。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矣。衆始知其反也。味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弓銃交發。信長在臥內。驚起曰。反者誰。令蘭丸出視其旗幟。反報曰。惟任光秀也。信長曰。豎子敢爾。乃手弓而出。蘭丸以下宿直者。皆肉薄拒戰。信長親射斃數人。弦絕。執槍而鬪。傷右肱。乃走入。揮姬

大江山

一作大枝山。山城丹

波國境。

老坂

自大江山至山城嵐山之遺。

皇太子
後之後陽成天皇。時
在二條第一。

妾使逃去。縱火自殺。年四十九。蘭丸及二弟坊丸力丸。及金森長則。高橋寅松。矢代勝介。伴正林等百餘人。皆力戰死之。光秀索信長首。不得。意甚懼。齋藤利三得其衣焦爛者。示之。光秀猶不安。大索之。信忠聞變。大愕。馳赴之。途望見本能寺烟起。村井貞勝來跪路左。報曰。右府已遇弑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一。信忠從之。使貞勝徙皇太子于禁內。而入保之。衆或議曰。及賊未來。馳歸安土。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至矣。討賊復仇。一舉可辨。信忠曰。彼既謀此大事。豈有不置兵塞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寧自裁于此。衆以爲然。日中。賊合二萬餘騎來圍。吾兵僅二三百人。連鋒奮擊。相逐于庭。猪子兵介。小澤六郎。在于逆旅。聞警赴之。主人止之。弗聽而入。梶原松千代。亦欲入援。其家僕又右衛門

止之而代入。信忠褒之。賜長刀。斃數十人而死。賊患我兵力戰。乃遣弓銃手。登近衛第屋上。瞰而亂發。我兵死傷略盡。信忠乃割腹而死。毛利秀高。福富貞次。菅谷正賴。齋藤新五。皆死之。其餘從兵無一人逃者。初安藤範俊家臣松野平助。有材名。範俊敗。信長祿之。於是宿于八幡祠。不及於難。齋藤利三素與之善。以書招之。平助佯應。欲窺隙刺光秀。光秀覺其意。不敢親近。平助乃自殺。光秀大索織田氏臣僚在京師者。殺之。獨前田玄以帶信忠遺命。逃至岐阜。抱信忠子三法師。走入清洲。信長起尾張。常以平定四方爲志。不喜虛美。廷臣或勸爲征夷大將軍。信長曰。吾何遽襲室町。故號爲然。將士有功。輒急賞之。獎用公廉。政無偏私。獄內贖金。悉以爲修橋道之資。尤憎浮圖氏。嘗有一

僧。自稱得神通。愚民景附。信長召見詰問。使人捉其兩手。而親舉刀斫其頭。曰。猶得神通乎。柴田勝家獻一向賊首級。信長有喜色。楠友閑在側。諫曰。誰非天下之民乎。因極論仁暴是非。信長嘉納之。然時承室町氏媿情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地。必誅其主。以予家臣。性亦猜忍。追咎諸將舊惡。若光秀者。皆不自安。所以不終其志也。

本能寺 日本樂府所載

本能寺。溝幾尺。吾就大事在今夕。菱粽在手。併裝食。四簷梅雨。天如墨。老坂西去。備中道。揚鞭東指。天猶早。吾敵正在本能寺。敵在備中。汝能備。

信長信忠已死。信忠子秀信嗣。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事敗。逃于高野。數歲卒。信忠有二弟。曰信雄。曰信孝。皆與秀吉惡。信孝謀討秀吉。不成而死。信雄與秀吉和。敍從二位。任內大臣。小田原役後。奪封。子秀雄。食大野五萬石。秀雄卒無嗣。國除。其二弟信良信友。別立家。信長弟長益。初食大和二萬石。二子長正尙長。後分領之。

織田氏論贊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隳廢。群兒入頽垣中。搏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輦轂之下。每爲兵馬馳逐之場。非

平安故老

斥江村惠齊。惠齊名宗具。京師人。以儒醫仕。加藤清正。加藤氏亡。歸京師。年

一百。視聽不。伊藤坦庵錄其言。曰。老人雜話。

告身

唐制受官之符也。唐肅宗時。府庫空乏。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由是官爵輕而貴重。

齊桓

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並五霸之一。

銖兩

詳於上。樂翁公書。標注。

尋常

八尺爲尋。二尋爲常。

右府。誰能闢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醜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衰頹。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雁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挾焉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懃懃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群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銖兩之間。拏攫搏噬。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籠蓋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敝其甲兵。適

足以隔闕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我。加費敵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奚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群雄。方守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蹶斬斷見功。其間必有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忍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衆言。厲精進取。雖半途而沒。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

周世宗

姓郭。名榮。五代周太祖妻兄榮守禮之子也。以太祖無子。爲養嗣。承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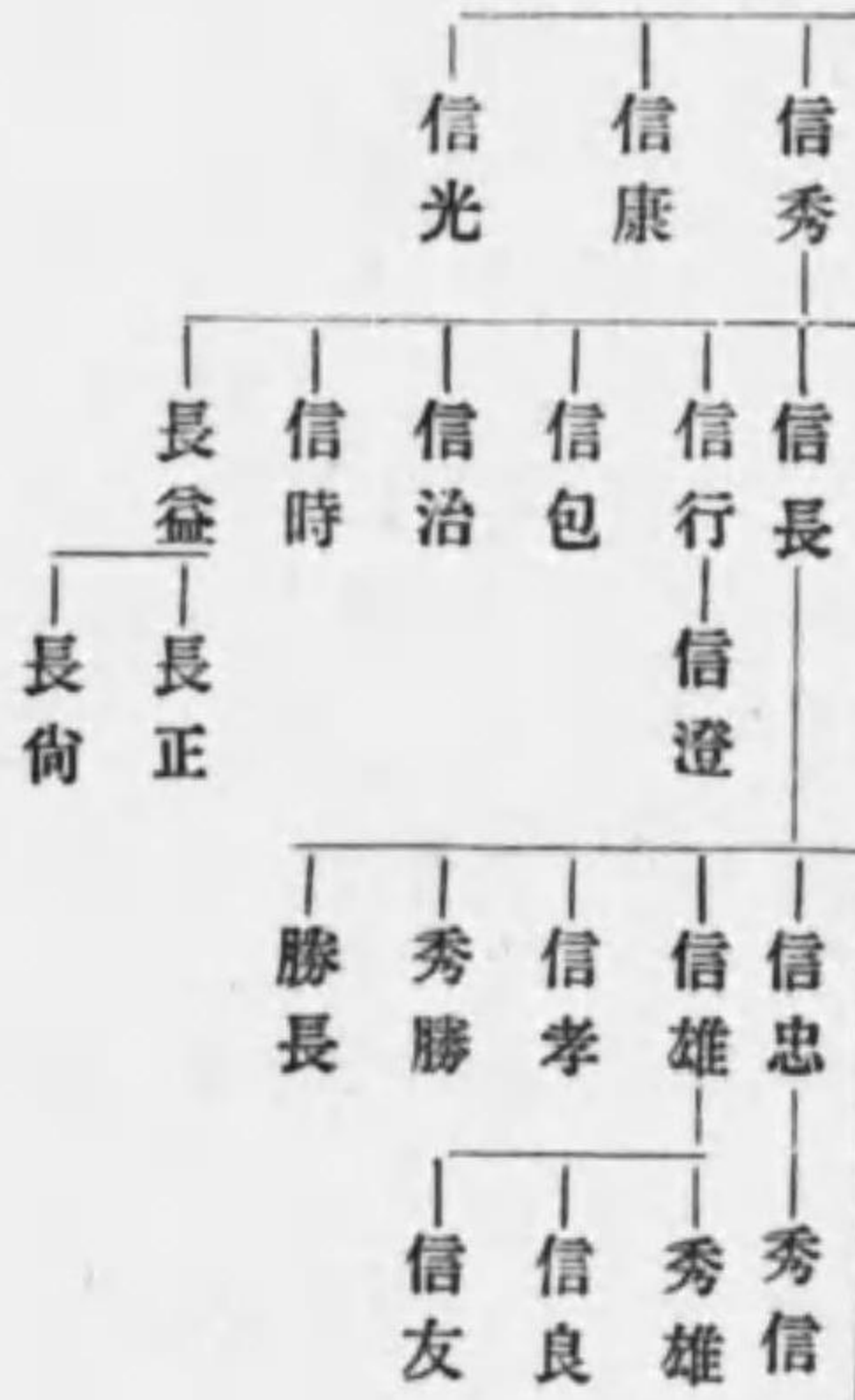
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卽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王室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燕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鳩其材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織田氏系譜

平重盛—資盛—親眞—親基—親行—行廣—末廣—基實—常昌—

常任—勝久—久長—敏定—信定—

—信廣



豐臣氏

豐臣秀吉尾張中邑人。幼名日吉。八歲喪父。爲同閭筑阿彌者所養。比二十歲。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後歸尾張。自作姓名。曰木下藤吉。仕織田信長。

以機敏稱。遂爲其將校。每戰有功。改姓羽柴。除筑前守。天正五年。爲征西大將。入播磨。大城姬路。尋徇但馬。因幡。十年四月。進入備中。與毛利氏對陣。會本能寺之變。報至。乃與毛利氏和。

山崎之戰

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是時。光秀既弑。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屯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帥。皆觀望相仗。莫敢先發。秀吉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

尼崎
攝津河邊郡。

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初光秀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爲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來戰。何畏藤吉。

洞嶺

山城縣喜郡八幡町。

山勢自大和來。至

石清水八幡祠前。而

盡。稱三嶋峯。其背

即洞嶺也。

淀

山城久世郡。

山崎

山城乙訓郡。

天王山
在山崎。

也。利三不得已來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

勝龍
山城乙訓郡新神足村。

小栗棲
山城宇治郡醍醐村

園城寺
近江大津三井寺。

龜山
丹波南桑田郡。今稱龜岡。

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信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即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秀吉既破光秀軍。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子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刃光秀妻孥。火城自殺。齋藤利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

捷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矣。遂留幕于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吉威震畿內。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天子嘉其功。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敢拜。

信長子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神戶氏。皆庶出。秀吉因與諸將領議。立信忠子秀信為嗣。居安土。信雄攝之。柴田勝家嫉秀吉勢威。出己右。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遂與勝家及瀧川一益。佐々成政等。俱圖秀吉及信雄。

賤岳之戰

草津

近江。

長島 桑名

並伊勢。

柳瀨

近江伊香紙。

木本

同前。

長濱

近江。

十一年正月朔。秀吉歸姬路。撫循士民。頒賞賜。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圖勝家。乃徵內外將士。會于草津。部兵七萬。為三隊。三道入伊勢。一益在長島。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為營。誠其衆曰。瀧川亦老於兵者。今夜必來。一益謂其下曰。我已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不如夜襲。即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乃去。閏月。秀吉攻下龜山。納之信雄。令蒲生氏鄉。關萬徹。攻嶺城。嶺城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二月。令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瀨。前田利長為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于木本。秀吉乃留氏鄉以下七將。以當一益。而自引諸軍。赴柳瀨。自與老兵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勒兵為十三隊。

柴田勝豐

勝豐。瀧川某子。勝家養

為子。任伊賀守。

守長濱城。勝家愛

廷。盛政一疎。勝豐一勝

豐城之。遂以城降

秀吉。

賤岳

近江伊香紙。盤三窟余

吾湖南。岳南直浸三窟

吾湖。

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自屯長濱。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柳瀨。我兵堅壁不出。丹羽長秀來而助之。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一益。其十七日。秀吉以其軍南攻信孝。至大垣。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許。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部下山路將監者叛。降北軍。在盛政營。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戶君舉兵。應我。而秀吉往擊之。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也。道路阻絕。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去我尤遠。而其備不固。吾潛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吉在大垣。不能速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悅。十九日。往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與利家。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速還。慎勿留也。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乘夜至余

吾湖東循湖而馳。比曉至岳麓。中川氏卒。方飲馬于湖。盛政先鋒執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與高山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謂其部將曰。長篠之戰。火鳶巢而捷。是可倣也。遣人燒其壘下營。我軍顧而敗。友祥走。依秀長。秀長等惶急。不敢援。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疲。當俟明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慮。何足爲意。使者五反。而日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大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卽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道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藤

藤川
近江。

川而昏黑。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我軍覩之。進躡其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合。而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立死者二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爭先奮擊。多所斬獲。諸軍從進。遂大破之。擒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核山。聞賤岳軍大囂。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北走。過見前田利家于府中。請其馬。馳入北莊。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打城門。連呼利家俗字曰。又左又左。

核山

近江。

北莊
今稱「福井」。

大垣金山

並美濃。近江。一作佐和山。今稱彦根。城址在彦根町東十町。

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旦日。秀吉至北莊。自上其後山。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勝家遂自燒殺。秀吉見城中火起。則引兵北徇。加賀能登。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六月。敍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予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長可。賜近臣七人秩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

近畿粗定。山陽山陰將士來尋去歲之盟。秀吉乃起十餘州卒。城大坂。徙居焉。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十二年。與秀吉絕。乞援於德川家康。於是

內野

山城葛野郡。今入京都市。舊大內裏之地也。因曰內野。

小牧之役。十三年。秀吉平南海。十四年。內野第成。命名聚樂。先是敍正二位。任內大臣。累遷關白。太政大臣。賜姓豐臣。十五年。定鎮西。

聚樂行幸

十六年。正月。秀吉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立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觀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

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息。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家國。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采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

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獨北條氏政。伊達政宗。不肯降。

那胡桃
上野利根郡。一作吳
桃地。今稱「桃野村」。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七年十月。眞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爲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間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摸。遣書氏政。絕之曰。秀吉起微賤。爲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弓馬之間。旣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忝太政之任。佐天子以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七道豪傑。無不從我所麾。汝氏政。負險恃力。敢不修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勅者。而漏於誅討。秀吉恥之。修乃城

池厲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王節率諸軍以正汝民政之罪。書至相摸。氏政不以爲意。曰。彼欲以虛聲脅我。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舉則少力。是易與耳。秀吉遂令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道直赴關東。命長東正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枚。糴於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爲祟。秀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授之。投海而進。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護糧舶以東。十二月。德川公來請約束。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德川公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眞田昌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先鋒。昌

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言。多於得百萬封矣。十八年正月。德川公送其嗣子爲質。秀吉賜之姓羽柴氏。名秀忠。遣歸之曰。卿以其與氏直有姻焉乎。吾何疑卿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二月。秀吉召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于陛。拜辭。起出闕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鮮明。使士民縱觀之。氏政盡召八州城主。集于小田原。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秀吉至沼津。明日。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卽夜下令。令秀次以五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韭山。而德川公以二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蓐食並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爲先鋒。令徙陣近城。城上銃

丸雨注。一柳直末死之。一氏厲衆。攻破其郛。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士渡部了攀堞而上。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勝。信雄亦破韭山郛。德川公陷三城。至酒勾。戍兵皆潰。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令萬卒築城焉。糊紙于壁。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携德川公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德川公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小田原乎。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山海。地濶土肥。卿宜居此。德川公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水軍將士。又破沿海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眞田昌幸爲先鋒。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武藏。下

鉢形

武藏大里郡。

岩築

一作岩槻。武藏南埼玉郡。

七城。攻鉢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弼。木村常陸介助之。二將別徇武藏。攻岩築。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京大夫。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將遂徇上野。至二總安房。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有流言曰。德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卽從近臣數人。與信雄俱飲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于織田氏營。衆疑卽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妓樂。置酒高會。秀吉與德川公以下。造歌詞。被之。謹呼連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困。德川公初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

門。或使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政宗使人視形勢。還報則大懼。乃肯修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公戒使者曰。不可不亟來謁。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歲。眇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來歸。汝屈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葦名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復父仇。又爲義廣所拒。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也。則盡獻所侵會津仙

館林
上野。
忍城。
武藏。

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討滅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唯殿下之令。況邑土乎。致其侵地。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奧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康在小田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令彈正少弼父子助攻。終降之。景勝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

八王寺
武藏。

新撰日本外史 下卷 五十一
來調。秀吉不甚賞。二人頗嫌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子城。還効首級。秀吉乃賞之。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柵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內人人相疑。秀吉遣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避嫌不敢通。使之因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因謂諸將曰。吾此行。欲

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者四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侮我。今如何也。使石田三成齎之京師。梟于一條戻橋。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韭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八國。以賜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爲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尾張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達江于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道寺

櫻田

武藏。即今東京市麻布櫻田町之地。

政繁謂之曰。汝以_レ北條氏舊將。而首降_レ於_レ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_レ之于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弼大谷吉隆石田三成。檢陸奧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_レ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無可者。賜_レ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大崎賜_レ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_レ米澤長井。謂_レ氏鄉曰。爲_レ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_レ之應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守焉。則迎饗_レ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送_レ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爲_レ之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_レ武格曰。此名

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_レ一往觀。汝能從_レ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留武格于闔首而入。周馳街巷。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_レ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九月。復命於京師。

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山陰。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徵朝貢于韓。欲假道以入于明。韓王依違。因欲先討之。大築于肥前那古邪。建爲行營。分西南四道

文祿元年
御賜成天皇御宇。(紀元二二五二)

兵爲八軍。以嚮韓之八道。時文祿元年五月也。我軍進拔國都。九月。明主遣沈惟敬來議和。不聽。二年正月。與韓及明援兵戰。我軍不利。

淺野長政

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熾。我軍填濠。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折。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虜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醜禮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沉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

龜甲車

車形如龜甲。故名。其製以堅板作箱。牛革包之。而設輪於內。在箱中者。以倍爲槓行之也。

李如松

明大將。

石星

明大司馬。

如安

丹波人。本姓內藤。爲行長侍史。曰小西氏。稱飛彈守。

浮田宰相

斥秀家。宰相。參議之唐名。

星召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己。日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母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鬪。法令抵牾。衆莫知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曰。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懌。謂

彈正少弼
淺野長政。

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群中。榮孰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爲。二公幸推輓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跪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劉千百。何足惜乎。願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電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

梅北
稱宮內。
佐敷城
肥後兼北郡。一名花
岡城。

謂之狐憑耳。鄙語曰。鼯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鼯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視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滅韓戍卒。

裂封冊 日本樂府所載

史官讀到日本王。相公怒裂明冊書。欲王則王吾自了。朱家小兒敢侮余。吾國有王誰覬覦。叱咤再蹀入道血。鴨綠之流鞭可絕。地

上阿鈞不相見。地下空唾恭獻面。

文祿三年。秀吉城于伏見。四年三月。徙居焉。先是。秀吉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秀次爲人頑放。淫虐無度。秀吉怒放之于高野。七月。秀次自殺。慶長元年。秀吉逐明使。命諸將再征。三年春。秀吉召還外征諸將。

秀吉臨終

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爲我

奉行五人
淺野長政。石田三成。
增田長盛。掌訟獄。
長束正家。掌錢穀。
前田玄以。掌僧觀。

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一在卿之心。德川公歎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爲關白。孰非國恩哉。吾

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尙副二人。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馬標旌旗。盡傳之秀賴。使母衣騎郡良列。卒將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爲誓。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

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十三日。疾大篤。將暝。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群臣祕喪。使前田立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

秀吉已薨。德川家康威權獨熾。石田三成等欲除之。潛與上杉景勝通謀舉兵。於是有關原之役。秀吉子秀賴在大阪。娶家康孫女。家康以事激之。秀賴遂聚兵自守。家康與子秀忠等往攻之。不能拔。媾和。填城壕而去。實慶長十九年十二月也。是謂大阪冬之役。元和元年三月。秀賴請賑於關東。不報。客兵勸秀賴

母子再舉。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大議戰備。四月。家康秀忠發江戶。飛檄諸侯。急赴大阪。

大坂夏之役

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狙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慶。聞淺野氏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救。治房尾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檜井。戰死。治房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

檜井
和泉泉南郡南中通村。

基次
後藤氏。稱「又兵衛」。

平野
攝津東成郡。

古市
河內。

幸村
眞田昌幸次子。稱「左衛門佐」。

盛親
長曾我部元親子。稱「宮内少輔」。

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尙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勝。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恥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旦。旦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尙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

道明寺 若江 矢尾
片山 栢原 譽田

並河內。矢尾今稱八尾。

前役之敗

冬之役。惟相守三磯多崎。敗退。

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栢原死。兼相恥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沒。幸村聞急馳至。尙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脫胄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胄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尙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徑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

前將軍
斥家康。

三處
道明寺。若江。矢尾。

川場 今宮
並今大阪市。

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軍檢之。胄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

茶白山 天王寺 毘沙門池 岡山
並今大阪市。

將軍
斥秀忠。

秀吉東征
謂討北條氏。

之南。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旦日。幸村與渡部尙大谷吉之等。出陣茶白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白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環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鞍于馬而俟。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

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焉。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

勝永與忠朝戰。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加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入城議和。曰。徒封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至。敘幸村遺命。語未半。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死。徒隸手。寧嬰壁固守。力窮

而死。爲未晚也。秀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大隅某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標牙旗。至千席館。駢跪稽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願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願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眞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

新抄日本外史 卷一
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自殺于天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群臣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爲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刃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剗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土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

伏見
山城。

成渡部尙。並有母。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眞田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盍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

豐臣氏論贊

高臺之祠

高臺寺在京都東山。建祠祀秀吉。故曰祠。

韓人所記

斥柳成龍所撰憲錄。

女直韃靼

世支那北方夷狄國名。古謂之肅慎。唐謂之靺鞨。宋謂之女真。遼道宗名曰宗真。因避之改女直。

朱明

明姓朱氏。

六世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六國

燕趙齊楚韓魏。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爛爛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韃靼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群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

閭巷
二十五家爲閭。

變故

謂本能寺之變。

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已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

八歲
自天正十一年至十八年天下大定封諸功臣

勢不得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為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鷲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

梁武帝
姓蕭氏。名衍。侯景陷梁臺城。帝安臥不動。曠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無復所恨。

寧之。故太閤之於群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咏史十二首之一 山陽詩鈔所載

蜻洲在手打爲丸。黃鉞東西試錯蟠。漢將猶存奴僕面。楚人誰道沐猴冠。亂窮草莽英雄起。志大夷蠻肝膽寒。二世休嗤秦業短。混同六國太艱難。

豐臣氏系譜

秀勝 (實信長子)
秀次 (實秀吉與父妹子)
秀秋 (實木下家定子、出嗣小早川氏)
鶴松
彌助——秀吉
秀賴——國松

—秀長—秀俊(實秀次弟)
—女(初佐治日向室)
—女(後德川家康室)

—女

德川氏

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者源義家孫也。有五男。其第四曰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自義季而後十餘世。曰清康。居參河岡崎。國人稱岡崎公。清康生廣忠。廣忠生家康。家康幼轉質於今川武田二氏。及其主國。猶西有織田氏。東有武田北條二氏。家康介立其間。巧張武威。領土日廣。天正十年春。助織田氏討滅武田氏。十一年十月。敍正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

小牧之戰

天正十二年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將士。盡賀正于濱松。謁中將及世子長丸。二月。中將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故織田信長將羽柴秀吉為政於京畿。略有十餘國。威權獨熾。參議亦與之通好。信長二孤。信雄。信孝。勢皆出秀吉下。信孝舉兵圖之。不克而死。其黨柴田勝家等。皆為所攻滅。諸宿將豪傑。皆俯首事秀吉。信雄孤立無援。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之亡狀。誘其驍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使叛降已。信雄怒。三月。召三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絕。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昭以利。乃附秀吉。

星崎
尾形愛知郡。

小牧山
尾張東春日井郡。

瀧川一益。稻葉通朝。蒲生氏鄉等。皆黨之。信雄益窘。乃來乞援於德川氏。參議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而獻其書。忠重。故信元子也。於是四近城邑。交相攻擊。迭有勝敗。參議聞秀吉大舉且東下也。欲親將援信雄。虞北條上杉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面。松平康親。平岩親吉。鳥居元忠。備東面。十日。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奧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聞之。往往解圍去。參議四日而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

雜賀 根來
並紀伊。

犬山
尾張丹羽郡。

羽黑
犬山之南一里。

八幡林
在羽黑。

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勝賴侮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監焉。酒井忠次曰。勝賴之敵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十六日。自携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坂。秀吉患之。未果來。遙令池田信輝據犬山。森長可陣羽黑。以拒我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忠次請曰。嘗試一搏。鬼武藏。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隔水挑戰。奧平信昌單騎先濟。衆從之。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信輝與稻葉通朝。聞之來援。或止之。曰。敵兵乘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憑高。待其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參議謀知其謀。令諸將收兵。終留康政於小牧。而自入清洲。使本多廣孝築城

小幡
尾張東春日井郡。

小幡。以便參河往來。秀吉聞羽黑之敗。大忿。置戍南海。而自將而來。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頓諸軍。軍營彌亘數十里。參議聞之。留內藤信成等守清洲。而自携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小牧山。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曰。秀吉蔑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天下之人。孰不切齒。汝將士。嘗與之比肩。以事先君。乃爲其所驅役。果何心哉。德川公受依託圖征討。盡發五國之卒。親將至此。大義所臨。必梟豎子。汝將士。苟改過歸順。皆聽其自償。不然則併誅戮之。身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襲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比

篠木 柏井
並在尾張東春日井郡。

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遺書參議。請戰曰。旦日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盍傲我所爲。渡部守綱以銃長在前部。私答書曰。來諭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之備。君自爲之。弊邦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恚。欲進戰而不。敢乃上邱而罵。四月。秀吉兵益至。充滿山野。而我兵無繼。四日。池田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銳拒此。料參河必空虛。我潛軍出敵背。擣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沈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爲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凡三萬。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慎勿侮敵。信輝諾而往。至篠

岩崎城
尾張愛知郡。

稻葉
尾張東春日井郡新居
村之南。

勝川
尾張東春日井郡。

木柏井。誘土寇以向參河。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爲岩崎城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輝等欲先取岩崎。以及岡崎。岡崎買人聞警。走至丸根。告之守將酒井忠利。忠利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諜覘之。悉得其實。八日。晡。秀吉陣燧起。參議曰。是爲號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裏馬銜。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水野忠重等爲先鋒。至小幡砦。遣斥兵五十。訶敵。敵前軍襲取岩崎。斬氏重。信輝檢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餐而坐。我兵急擊之。秀次秀一倉皇起鬪。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前軍。而自回擊。當是時。參議攜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遂得捷聞。遂至長湫。

長湫
尾張愛知郡。今稱長
久手。

幢主
旗奉行。

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危懼。已而康政歸謁。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恥至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追北而來。或說曰。敵大衆乘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崎也。參議哂而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微。幸也。盍就萬全之策。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耳。何沮戰機乎。參議曰。二人之言然。乃命幢主擊葵章白旗。金扇馬標。逸出山後。敵兵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而進。井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橫擊。敗秀政軍。奪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未決。安藤直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挺進指揮。中丸而

二婿
長可。秀政。
阿翁
斥信輝。

斃其陣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婿既敗矣。盍擊破阿翁。我兵爭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親信輝據胡床也。舉槍刺之。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內藤正成白曰。我兵疲矣。卒與生兵一遇。必敗。參議曰。然。即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獨度以爲我兵恃勝懈備也。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其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相距可四百步。秀吉問曰。彼爲誰。左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其騎逸馬。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授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

龍泉寺
尾張東春日井郡志段
味村。

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實者也。乃欲遂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二魁在一砦。是天所予。旦日圍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忠勝見參議于小幡。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銳。秀吉之兵衆而不整。臣遣老兵視之。悉其可擊矣。願主公益臣一隊兵。夜襲敵軍走之。必取秀吉首于犬山以南。致之麾下。參議曰。吾得大勝。狃勝者必危。且秀吉未可侮也。即夜取路於平戶。以歸小牧。旦日秀吉來攻。不及。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田。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守重濠。參議出。勒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防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未踰濠。勿戰。西軍最畏井伊直政。以其裝赤色。目曰赤鬼。五月朔。秀

吉留成樂田。撤軍西還。自度大舉徒歸。恐取人笑。乃攻取美濃二砦。入大垣。六月。參議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而收入清洲。信雄亦歸長島。

秀吉遂與信雄和。家康亦遣庶長子秀康。為秀吉養子。修好焉。十四年二月。娶秀吉妹。十月。遷參議。中納言。入朝謝恩。十一月。歸參河。

板倉勝重

十二月。駿府城成。中納言留普沼定政守濱松。而徙居駿府。以板倉勝重為奉行。勝重幼為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卒。無子。中納言乃令勝重蓄髮為吏。終

秀吉妹

朝日姫。

駿府

今稱靜岡。

識拔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婿有慶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願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為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為。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

十五年八月。家康轉大納言。敘從二位。十八年。助秀吉討北條氏。滅之。代領關東八國。遂相地營於江戶。

徙居焉。慶長元年。陞內大臣。敘正二位。三年八月。秀吉薨。軍國之事。多決於家康。五年春。東北諸侯。爭告變。曰。上杉景勝有反形。家康怒。遂欲親將征之。五月。發大阪。七月。至江戶。

大谷吉隆

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榎原某要之。垂井吉隆問知其故。語榎原曰。治部雖有才。而不爲衆所喜。今舉大事。誠能推輝元秀家而自下之。合其軍以應景勝。或可徼幸萬一焉。雖然。我軍未合。而內府反旆。則所嚮魚潰矣。予將以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

垂井
美濃不破郡。

府。三成曰。西道豪傑。皆應嗣君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概通於景勝。景勝縻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一舉而克。是諸老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中也。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算成者勝。卽遇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府少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閤之英略。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可較者。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子以卑位微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

矣。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卽有死事。祿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抗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曰。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仇內府。內府不足畏也。吉隆大息曰。吁。子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東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還佐其謀。

三成與吉隆俱至大阪。移書遠近。抑留西諸侯赴江戶者。又議收諸將孥于城中。以爲質。推毛利輝元爲將帥。留守大阪。自引軍東下。分兵攻伏見城。斬鳥井元忠。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浮田秀家來督全

小山

下野。

赤坂

美濃不破郡。距垂井東北一里餘。

軍。以待家康。家康至小山。得伏見變報。決策留秀康于宇都宮。以當景勝。率兵西上。諸侯多從之。乃分軍爲二。家康由海道。秀忠由山道。真田昌幸據上田城。拒秀忠。秀忠不能進。海道先隊進陷岐阜。家康至清洲。賞戰功。經岐阜至赤坂。實九月十四日也。

關原之戰

當是時。天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軍。美濃以西者。概屬敵軍。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內大臣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非內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路阻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內大臣

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矣。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撓其後。則可一戰蹙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于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丘而望曰。東軍塵升何也。偵騎爭報曰。內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島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怖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家曰。然。藉內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戰。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銳涉株瀨。犯中村一榮陣。一榮迎戰。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內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部嘗鍊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內大臣曰。嘻。敗矣。果遇伏。走者皆返。我兵不得退。內

株瀨

美濃不破郡。一作杭瀨。

田邊

丹後。今稱舞鶴。

安藝黃門

斥。輝元。黃門。中納言之唐名。

大臣命直政忠勝往收之。二人則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內府來確也。何以決勝。秀家曰。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將不日來會。安藝黃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鷂之搏鳥雀。是全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大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內大臣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

中納言

斥。秀家。

備前中納言

亦斥秀家。

安藝宰相

斥秀元。

薩摩參議

斥鶴弘。

三國

備前。安藝。薩摩。

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議自菩提山赴赤坂之北。遠出敵背。三成以下分屬三軍。胥機合擊。擠東軍于呂久合渡。乃下令治兵。使人出戒三國之軍。即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爲先鋒。衝其麾下。必利。不利。乃赴關原。爲未晚。島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何必草草爲也。三成曰。然。家久願勝。猛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匕爲矩也。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爲秀家先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交鋒。而公橫擊之。吾胥其時。舉烽爲號。秀

栗原山

美濃不破郡合原村。

天滿山

松尾山北之小丘。

松尾山

南宮山

美濃不破郡。

元伴諾。三成乃赴筑前軍。見秀秋。勗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繼發。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背天滿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河尻。糟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爲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島氏候吏法齋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撥馬矢。皆溫。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既而長松曾根諸砦。皆上狀。內大臣晒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福島正

申驅
謂第二陣。

則爲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申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爲右軍。藤堂高虎。山內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鎮。筒井定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等爲游軍。淺野左京大夫。池田輝政。與中村德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奧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秀秋軍。使俟戰酣。爲內應。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鬪士而已。內大臣大悅。十五日。黎

桃配野

美濃不被那。位關原
正東。

明親擐甲。不胄而巾。上馬率諸軍。進至桃配野。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內大臣曰。然。賜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遣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觀我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才藏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爲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俱右京。而以十餘騎馳。旣而中軍鼓螺起。諸隊大闕。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二騎。義弘行

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卻。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循麓而進。長政豫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斃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爲廣重政健鬪。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舉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奧平貞治亦促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爲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益斬重政。小川氏部兵斬爲廣。秀秋返戰。三面合擊。於是內大臣傳令諸軍。鼓譟齊

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旣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申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內大臣據胡床。顧左右取冑。左右怪問。故內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肅冑綦者也。乃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創而至。內大臣起視。直政創。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內

中務
中務少輔之略。斥
忠勝。

大臣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內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內大臣使秀秋攻澤山。自效。以小川赤座有罪。奪邑放之。秀元使使賀捷。以爲其父輝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蓋凱內大臣曰。諸君爲我努力。得以取此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發使者。東報捷於中納言及少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今須。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內大臣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懼。旬月

今須

美濃不破郡。位關原柏原二驛中間。

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

家康已捷。毛利輝元等馳使乞降。二十七日。家康入大坂。遠近屏息。七年正月。進從一位。八年二月。任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十年四月。奏請辭職。詔以權大納言秀忠爲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十二年三月。家康老于駿府。十九年三月。秀忠陞從一位。遷右大臣。是歲。秀賴造方廣寺。鑄巨鐘。將慶之。鐘銘有國家安康之句。家康以爲詛己。停其慶。秀賴與群臣議舉兵。十一月。家康秀忠率諸將往討之。互有勝敗。媾和東歸。元和元年春。兵復作。五月五日。城將後藤基次。木村重成。薄田兼相。真田幸村。長曾我部盛

親等出邀東軍。大戰于城南。基次重成兼相死之。

渡邊了

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遏先部。轉旆而左。了曰。玆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并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

千塚
河內中河內郡北高安村。

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并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曉曉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

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傲謾見黜

八日大坂城陷秀賴母子自殺幸村盛親等或死或遁家康凱旋二年三月任太政大臣四月以病薨葬於久能山秀忠已襲軍職傳之家光家綱綱吉家宣家繼吉宗家重家治家齊

德川氏論贊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

扶弱抗強
扶信雄抗秀吉
二驍將
信輝長可

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群雄基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為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勳奮忠義

劉立德

名備。三國蜀主。諡昭烈皇帝。

袁本初

名紹。與曹操一戰。敗績憤死。

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立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立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暝。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翼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翼。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

驕婦

斥浚君。

駭孺

斥秀賴。

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翼。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駭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翼。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終

